

## 第十六章 建設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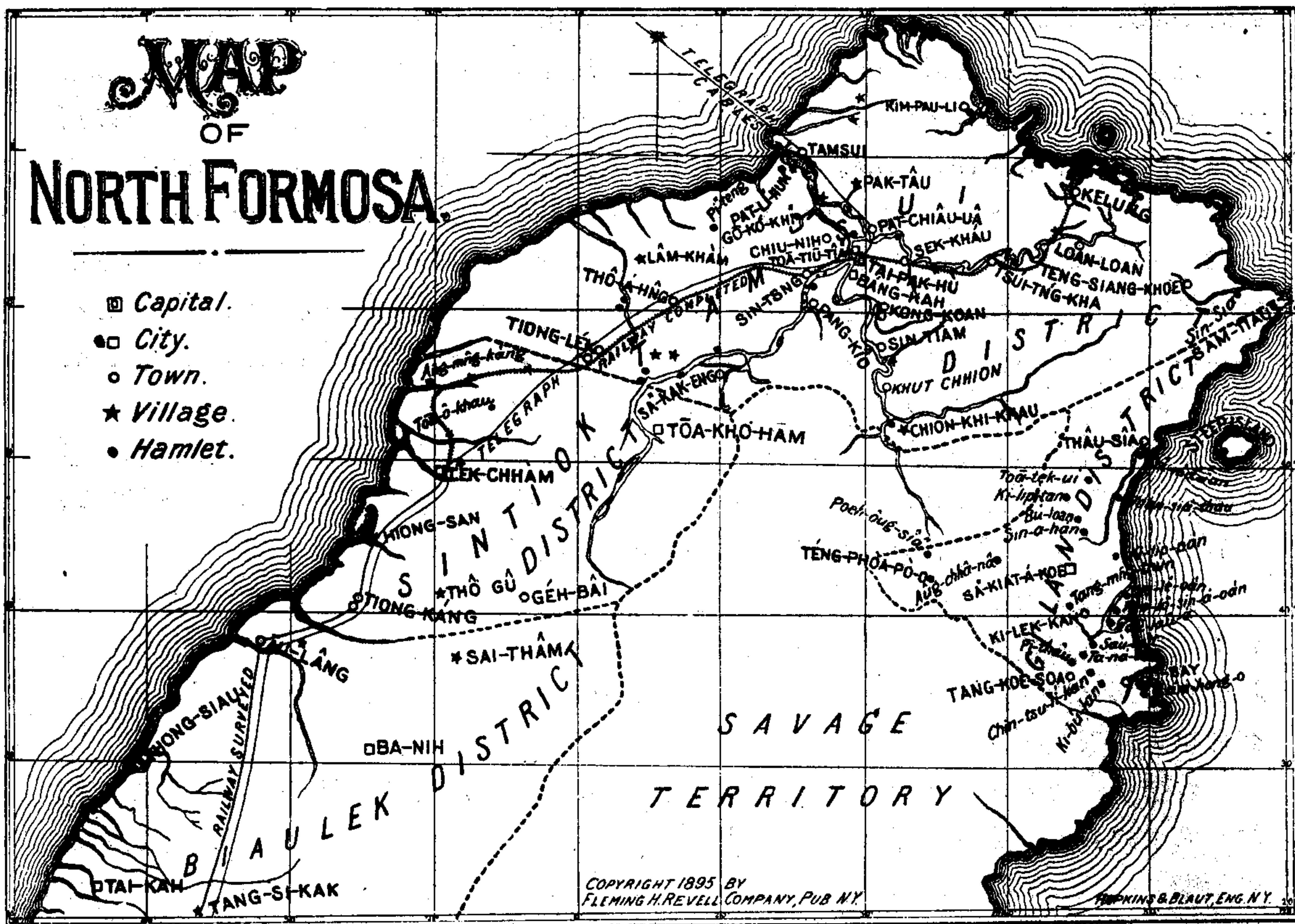
基督教是一種生活——每個信徒都是宣教師——陳火——新店的教堂——  
在竹塹的工作——在客家人中間——在鷄籠——一位拳師——征服土匪——在  
一月內造成教堂——臺灣最美麗的教堂——在水返脚（即汐止）

基督教不是一種可向人領教的哲學體系，而是必須躬踐力行的生活。耶穌的宗教是由於耶穌親自化身爲人這一點與其他宗教不同的。它的力量是一個神聖的人格的力量；它是要以人的接觸來宣傳的。耶穌給人以生命，他說「天父差遣我來，我也同樣差遣你」。每個基督教徒都是宣教師。無論他是在基督教的環境中長大，在富貴的宗教家庭中受了教育的，或者是出生爲一個異教徒、受了陳腐的宗教教育的，都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他是「更生了」的人，感覺得基督教生活的喜悅，那麼他就是基督所派遣去送新生活給死靈魂的人。這種根本的真理要特別加以表揚，因爲隨時隨地它有被忽視的危險。普通人往往忽視上帝甄選的遠大的目的，聚集在教堂中的人大抵特別注重自己的靈魂之得

救。所有的信徒不但要信奉基督教，而且要能躬行實踐，那麼國內外的教堂纔能成爲主所欲的力量。

臺灣北部的佈道的進步，有一大部分是培養這種主要的傳道精神的功效。新教友因此明白了：上帝不僅是爲了他們自己的修養，也是因爲要他們努力傳道而賜恩於他們。宣教師認爲最可喜的事情之一，是看見新教友熱心幫助別人擺脫他們自己新近纔擺脫的黑暗的異教。我們回顧與建設教堂有關的種種事情，會驚異地發見：新教徒的率先領導的功勞比宣教師的更大。如同 Andrew 發見了 Simon，帶他去見耶穌一般，我們也發見了若干優秀的佈道工作者。

圖七 臺灣北部佈道站分佈地圖



有個常來參加禮拜的青年，在1873年的某一個晚上，到我在淡水的家裏來，另有一個陌生人陪伴，沈默而有些羞怯。青年介紹他說：「這位是我的朋友，他聽了福音，已經信仰耶穌。我們談論了很多，他特來請教，希望能增加學識，以宣傳主的福音」。我就和那個人談了一會，覺得他很真摯而謙虛。他是農夫的兒子，爲幾個新教友所認識，以前參加過禮拜，深感興趣。後來我更熟悉他，也更相信他，收他爲學生。他比受過學校教育的人還更誠懇，就是現在任新店教堂的牧師的陳火 (Tan He)。

新店是個小市鎮，背山面河，距淡水約18哩。有個新店人在淡水聽了福音，回去報

告親友，因此有幾個人來聽我們講道，且跟我們到各處去旅行，勸我們也到新店去。我們到新店時，看見人很擁擠，正在舉行廟會。許多人沒有見過央格羅撒克遜人，就紛紛叫喊：「紅毛人，洋鬼子」！忽然也有人大叫道：「洋鬼子把一個男孩打傷了，」！群眾就湧向一個地點；同時又有些人狂呼：「打死他！打死洋鬼子；他並不很高大啊」！我勉強擠過去看他們所說的男孩。他真的頭上受了傷，流血甚多。幸喜我當時帶着外科器具，就給他治療，用手帕把創口包好；民衆因此轉怒爲喜，大聲讚歎道：「好心，好心」！幾天之後，有個老人跌倒在一堆石塊上受了傷。我的一個學生把他扶到樹蔭處予以醫治，民衆也稱讚道：「好心，好心」！因此他們對我們的態度漸漸親善了，有一對老夫妻很慷慨地借一間房子給我做禮拜。來聽道的人增加得很快，非造一個教堂不可了。有個老婦却很頑固，甚至於威嚇說：如果我們一定要造教會，她將用石塊打死我們。我們不理她，毅然實行建築，用粗石造成了一座堅固的教堂。

這個教堂造在新店鎮之一端的高地上，風景絕佳，是臺灣北部的最美觀的建築物之一。其石尖頂引人注目，從周圍數哩之處都可望見。有一條石垣環繞教堂的地產。新店溪在其門前數十碼處作大弧形而流過去，中間的空地遍砌着「石蛋」，都是山洪所衝下來，被水磨光了的。教堂後面有一塊很高的危巖，其斜面上全是蔥翠的草木。在前面河的對岸，有陡急的小山驟然在水邊起來，一層層地升高，像一張巨人的梯子，其末端有巍峨的山峯。攀緣在斜坡上的有樹叢、羽狀草、蘆葦、羊齒植物等；在滿生蘚苔的巖石上纏絡着大堆的紫色的牽牛花及粉紅和白色的薔薇的長蔓。到處有金桃孃、純白的百合等植物開花；還有芬芳的忍冬花也增加着風景之富麗。

新店的許多人家中供養着樟木的神像，但是有什麼關係呢？這裏有着耶穌基督的教堂，這裏每週有兩百多人來禮拜真神。他們爲了耶穌之名受了許多苦難。有些人被搶劫，有些人被迫害。有兩個人被投在河的急流中，贏得了殉道者的榮冠。

在新店的美麗的教堂中聚會的信徒們，現在已能自給自足，供給牧師的生活費，也負擔其他一切費用。他們雖然不富，却能捐助全臺灣的一般佈道工作，救濟貧民，寄捐款給飢荒的地區。他們的忠誠的牧師陳火年復一年地增進其才智及精神的實力，所以能發揮很大的感化力。

竹塹是個有 40,000 人口的有城牆的都市，我於 1872 年在淡水登陸後第一次沿西海岸旅行時曾經到過該處。我在那裏有個「先知之室」（譯者註：參看聖經列王紀下第四章第十節）；以後去了許多次之後，纔租到了一座小屋，暫時作爲教會。我們剛把它整理清楚時，那條小街中就擠滿了人，嘲笑、謾罵我們，唾我們的臉。三天之後，騷亂平息了，大部分是由於一位文士的力量。我以前曾經送藥給他過。在一個月之內已經有 30 個人登錄爲基督教徒，因此我們需要買一片更大的宅地，工作也逐漸發展，非造一所更大的房屋不可了。該處現在有一個很大的講堂，其前方的窗子裝着真玻璃，由一位以前是很自負的儒教徒的文人在講耶穌的福音。在竹塹四周的鄉下有許多基督教徒；而因爲夜裏要關城門，他們不能來參加晚上的禮拜。於是城裏的教徒以捐錢及其他方法，在城外買了一所適當的房屋，由另一位文人在宣傳福音。

從竹塹向山中去 10 哩之處有個客家人的村子叫做月眉（Geh-bai），有若干客家人

曾經在城裏的教堂中參加禮拜，帶我們到那裏去。村民們聚集在一株美麗的榕樹下，那裏可容一千人躲避烈日。他們都很高興，有個誠懇的老人歡迎我們到他們的家裏去過夜。他的家是臺灣島上最大最清潔的人家之一。那老人興趣很濃，許多次步行到竹塹去參加星期日的禮拜。那天晚上，有許多人聚集在露天的院子中聽我們的新道理。有一個70歲的老人非常熱心，我們因而租到了一座房屋，加以修理和佈置，暫時作為禮拜堂。會衆已經有組織了，我們就派了一位本地牧師去主持，先付以四個月的薪俸。在那個在山間的客家人的村中，現在有能自給的興盛的聚會所。

鷄籠的教堂之建立大部分是高振 (Ko Chin) 的功勞。他後來成為長老和牧師。他和他的家屬住在鷄籠海港邊的美麗的山中，爲了要賺更多的錢而移住錫口，成爲一個牲畜販賣者，旅行於北部臺灣的各地方。他原是篤信偶像的，有些音樂的才能，充任迎神賽會時的鼓手和琴師頗爲有名。在1872年，在我開始在淡水講道之後幾個月，他來聽講。第二個禮拜日他又來了。和他的家更近處有個禮拜堂開放之後，他常常走10哩路來參加禮拜。後來他在鷄籠租了一所房屋，佈置爲一個禮拜堂。在預定的那一天，我被護送到那裏去主持開堂典禮，有400多人參加。高振仍舊很忠誠而有恆，在45歲時受洗。他的業務雖很有利，但他認爲它妨礙參加禮拜，就毅然放棄它而遷回故鄉，使全家信奉上帝。到了適當的時候，他被任命爲鷄籠教堂的長老，終於成爲東海岸的 Margaret Machar Memorial Church 的牧師。1884年法國侵犯臺灣時，暴徒毀壞了在鷄籠的房屋，沒收了他的財產，並且迫害他自己及其家屬；他是名實相符的「爲義毀財」者。他做牧師的職務承蒙上帝的默佑，當他死於瘧疾時，他的教堂的長老及幹事聚集於他的牀邊，同唱第121首讚美歌，這是他所學習的第一首歌。他蒙他所信賴的上帝賜恩而安然逝世。

在外國的宣教師，和在國內的一樣，往往在許多天之後，纔獲得陰德的善報。在觀音山後面，在淡水附近，有個美麗的高原，高原中有個小村名爲圓窟 (I-khut)，我們在那裏有個教堂。第一個對我們的工作顯示興趣的人是一個拳師和賭徒，我在1872年到臺灣之後不久就遇到他。我走過山谷時，經過一個小米店前面，看見若干個賭徒席地而坐，就去和他們談天，問他們這樣浪費時間，是否爲他們的聖人孔子所不悅。他們大多數的人不置可否，而其中一人却勃然大怒。他是很強壯的人，是個聞名的拳師。他有一種壞習慣，就是如果輸了錢，就以武力強迫贏了的人把錢還給他。任何人——連他自己的兄弟——都怕他。我們第一次會見時，他很憤怒；可是他說過的話，有些還記憶着，激動了他的良心。以後他時時與信徒及本地的牧師相見，開始對我們的工作很感興趣。到了相當的時候，他也參加我們的隊伍，如同他以前熱心做罪惡的事情一般，現在却熱心爲基督及教堂服務，常去訪問該地方的人，勸他們信仰基督。由於他們的熱心努力，我們得有一座適當的禮拜堂和一批衆多的同志。

20年前，三角湧（即三峽）的四周是臺灣北部最擾亂的地方，這是在大科崁（即大溪）東北的一個有2,000居民的市鎮。有許多匪類盤據在附近的山中，人民不得安寧。以前中國官吏懲罰匪類的親戚以使其就範，這種老法子，當時是不能採用的，因爲他們的親戚或在大陸上，或在臺灣的偏僻的地方。又因爲市鎮裏的人往往和他們妥協，或且

和他們串通以抵制官方的偵查和干涉，所以他們更加大膽。市長及其扈從有一次死裏逃生，轎子都被刀槍刺破了。有時匪類竟敢結隊而入市內，大聲叫囂，耀武揚威地唱道：

“Lin kho koa ;

Goan kho soa”。

就是說：「你們靠官；我們靠山」。當初我進三角湧去是很不容易的。有一個大族的族長把他的店舖後面的一間房子借給我，就有許多人狂呼威嚇，就要把我們拖到山裏去，堵塞我們的嘴巴，挖掉我們的眼睛。因為他們的反對非常激烈，我不得不遷居於該市的郊外。暴徒時時來包圍我的寓所；有一次我和阿華一同出門，他們也來大鬧，有個人丟了一塊扁平的大石頭，擦過我的頭頂，碰在牆上，碎成三片。我們兩人却不畏縮，我泰然地轉過去，拾起那些石片作為那一天的紀念物。其中的一片有3磅的重量；我把另一片贈給 Toronto 的 Knox College 的博物室。幾天之後，我進教堂時，看見一個人躺在一條凳上。他站起來，恭敬地鞠躬說：「你肯原諒我嗎」？然後他自說：丟那塊石頭的就是他，他原是想打死我的。以後的三個月間，他每天和本地牧師在一起，還未到年終以前，他懷着可藉基督得救的希望而死了。三角湧與以前大不相同了。匪盜分散了，以前他們嘯聚的地方被廓清和開墾了，我們買了作為教堂的房屋，消除了民衆對於新信徒和牧師的偏見。該處的情形每年都有進步。我們最後一次到那裏去時，他們反而很恭敬地護送我們到相距四哩的另一個教堂去，還有一個樂隊領路歡送哩。

八里坌是在淡水港的對面，觀音山下的一個村子，那裏有個堅固而美觀的教堂，是在一個月內造成的。我們在那裏舉行禮拜的第一個地方，是一株大榕樹的樹蔭下；第二個地方是一個漁夫之家；其次是簡陋的茅屋；又其次是一座乾燥的泥土做的房屋。最後的這座屋，在與法國人戰爭時被毀了，我們決意要造一座更加堅固的房屋。在5月1日，做基礎的石塊在山邊還未聚集，木料和磚頭還在淡水河上游的大稻埕 (Toa-tiu-tia)，做石灰的珊瑚還未燒過，粘土也還未掘起來。我們却設計製圖，雇用石工和木匠，迅速地進行工作。寒暑表時時升至120度，飛沙使我們的眼睛發紅；然而在五月底，教堂就告完成，可以應用了。用曬乾和燒成的磚塊做的牆有2呎半厚，裏面塗成白色，外面則塗以灰泥，像石屋似的堅固，到現在為止已經經過許多次的颱風、豪雨和地震了。

佈道界中最美麗的教堂是在大稻埕，這個市鎮是在離艋舺一哩的淡水河邊，與新建了城牆的臺北府差不多相連，是臺灣北部的商業最進步的地方。橫跨河道的鐵橋長達1,464呎。所有的英國及其他西洋各國的商人都在該處有商行。我們的教堂是一座石造的壯麗的房屋，有角樓、塔及廣大的講堂。我見過該教堂中從講壇到門口為止擠滿了熱誠的聽衆。1891年10月18日，我根據「主是偉大的神，是一切神的君王」向500人講道之後，使130個人受領聖餐。在集會中有個陌生人，一個朝鮮的基督教徒，名叫 Phok I Peng，是到臺灣來找他的兄弟的。他看見中國的信徒如此熱心虔誠而大為感動，說道：「這真是在地上實現的上帝之國。我不能忘記這種情形。願你們都平安快樂」。

距艋舺10哩，在鷄籠河的南岸，有一個有人口4,000的市鎮，叫做水返脚（即今汐止）。1890年，本地的基督教徒化了400元（墨西哥銀元）造了一座新教堂。地基和房屋的款子都是臺灣的各教堂所捐獻，而契據上的名義却是用本地的教堂寫的。由阿華擔任

其設計及工程之監督，現在有一位本地牧師常住在那裏。

常有人問中國的信徒是否堅定不移，對於這個問題可以水返脚教堂的兩個會員的行為作為回答。幾年之前，一個姓陳的人允許他的長子參加教堂的禮拜，去看所教的是什麼道理。那個青年很感興趣，帶了兩個弟弟同去。有一個教堂的教友教他們讀羅馬字拼音的土話。他們研究福音愈來愈熱心，三人都終於聲明信仰耶穌。因此他們拒絕禮拜偶像及祖宗的神位。他們的父親聽到之後，惟恐無人料理他的墳墓，不覺大怒，禁止他們再進教堂，要他們每天夜裏拜偶像。他們為平息父母的憤怒計，[決意在偶像前行禮]，可是當他們在偶像前手執點了火的香時，却把頭轉開去。他們仍去參加教堂中的禮拜，他們的父親發覺了之後，就秘密地到教堂裏去偵察，看見他們在唱頌耶和華，氣得發瘋似地怪叫而逃走了。以後他們在禮拜日到山中的靜僻處唱歌祈禱，讀聖經，特別為發怒的父親祝福。他們也往往在夜裏相會於稻田中間的一座哨兵用的草屋中。然而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免被干涉。父親對他們愈來愈兇狠和嚴密。在年終時，他們家裏照例預備了拜神的祭典。他們都拒絕參加這些儀式。父親怒不可遏，拿了一把長刀，跑去殺他的長子。他們都逃走而去躲在一个教友的家裏。父親仍未息怒，把媳婦們和她們的孩子都逐出家去。兒子和媳婦都不敢回家。他們的母親却心軟了，不能放棄兒孫，苦勸父親把刀交還給她，他們回來時，不要傷害他們。他們回來了，父親果然寬恕他們，允許他們在家裏禮拜上帝。每逢禮拜日，他們率領妻子同往水返脚的教堂裏做禮拜。

## 第十七章 我們怎樣征服了艋舺

異教徒的要塞——等待機會——禁止佈道——驅逐我們——我們再去——  
為暴民所侮辱——勝利——形勢改變——受隆重的禮遇

艋舺是臺灣北部異教的直布羅陀，也是最大最重要的城市，其人民的排外心很頑強。1872年，我和阿華到那裏去，受到激烈的排斥，是我以後在各處受排斥的第一個例子。我在1875年的日記中有如次的記述：

[艋舺的人民，男女老小每天都很忙碌，無非是為要錢，而且迷信很多。我們走過街上時，每次都被訕笑辱罵，許多大人和兒童，或跑在前面，或跟在後面，呼嘯戲謔，向我們投擲果皮，污泥或臭蛋。艋舺的人民愚昧、自大、狂妄、虛偽，真是首屈一指的壞地方。我心裏說：傲慢無禮的城市啊，你這樣狂妄，將來必定要衰敗，為人所征服而受極大的恥辱。你的街道污穢，表示道德之腐敗；你的房屋低矮，表示品格之卑賤。邪惡的城市啊，你必須悔悟；否則審判的喇叭吹起來時，你流淚也是枉然的啊！]

我們已經在艋舺的東南西北都建設了教堂。艋舺市派人到四周的村莊和市鎮警告官吏，唆使民衆，阻撓我們的工作。有三個大族的首領操縱着艋舺。其他的人都要服從他們的任何意見。外國商人都未能在那裏設立商行。他們曾經屢次試行設立，然而他們的中國經理都被拖往市外，幾乎喪命。我們似乎應當首先在艋舺開始佈道的。我實際收到過一位很虔誠的優秀的宣教師（現在已經去世）從中國寄來的一封信，說道：[聽說你